

季羨林谈养生

◎ 季羨林 著
◎ 蔡德貴 編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羨林谈养生 / 季羨林著；蔡德贵编 .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2
ISBN 978 - 7 - 5600 - 8471 - 8

I . ①季… II . ①季… ②蔡… III . ①养生(中医) IV . ①R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2427 号

出版人：于春迟

责任编辑：徐晓丹

封面设计：牛茜茜 覃一彪

版式设计：赵 欣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http://www.fltrp.com>

印 刷：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31.75

版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600 - 8471 - 8

定 价：45.0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010)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010)88817519

物料号：184710001

大师养生的智慧

被誉为“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享年 98 岁，是一位高寿的学者，在中外学术界并不多见。而他从小就体弱多病，这就更为让人纳闷：为什么他能够如此长寿？

季羡林小时候以高粱米为主食，吃不饱肚子，营养不良。在故乡因为穷困无法生活下去，被过继给在济南工作的叔父抚养。但是六岁到济南之后不久，就患了天花，差一点死掉。痊愈之后，一直体弱多病。上高中的时候，在学校吃午饭，婶母每天给两个铜板，继续维持吃不饱肚子的生活，但又不好意思跟叔父要钱，结果两年半的时间里，每天下午饿肚子，影响了身体的正常发育。到成人之后，在清华园读书，经常患伤风感冒，常年流鼻涕，流眼泪。他 1932 年 9 月 14 日的日记写到“回屋后，鼻涕大流。我一年总有 360 次感冒”，而且还患了自己并不知道的胃溃疡，只是知道经常肚子痛，杨振声先生告诉他，他才知道是胃溃疡。在清华园读书的时候，他还经常冒出自杀的念头，但是后来都克服了。到中年之后，季羡林的身体一直是多病的。哮喘病、冠心病、白内障，秋天患枯草热。经常过敏，凡是第一次吃的东西，大多过敏。花生米甜味的，咸味

的，都没有问题，只要一吃淡味的，立刻过敏，喉咙肿大。有一次到马里访问，因为第一次吃芒果，过敏非常厉害，喉咙肿大，难受至极，慌忙中抓起一个装有液体的瓶子，以为是水，灌了一口。结果不是水，而是香水，自然是乱上添乱。有一年本来已经买好了去西藏的机票，但是体检的结果是，医生一声命令：把季羡林给我扣下。本来和任继愈一起去的旅行，被撤销，最后任继愈也被告知：你也不要去了。

20世纪70年代，季羡林和臧克家通信特别频繁，从这些信中，我们看到他三天两头会生病。他的胳膊上有一块很大的脂肪瘤，温家宝总理去看他的一张照片明显可以看到胳膊的肿块，脑袋左边也是脂肪瘤。季羡林逝世的原因是心脏萎缩，而在这之前，他已经在2001年患了两种癌症：前列腺癌和膀胱癌，当时季老全身浮肿，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样的病体竟然能够活到98岁高龄，难道不是奇迹？

但是，怪也怪在这里。季羡林在近期颐之时（期颐指百岁，语出《礼记·曲礼上》“百年日期颐”。孙希旦集解：“期谓百年已周，颐谓当养而已。”指百岁老人应当有人照料护理。）慢性病有一点，主要是老年哮喘和白内障，然而身躯自称顽健，在2002年以前，十里八里抬腿就到，过去是早晨四点起床，此时是三点起床，每天工作又增加了一个小时。有人问季羡林，你难道就不困乏，不愿意睡觉吗？季羡林笑笑回答说，怎么不愿意睡觉，其实我很喜欢睡觉，也很愿意睡觉，但是一到时候，就好像有根鞭子抽着我，让我非起来不可，起来好干活。论文他每天能写上几千字，一篇四千字的散

文《赋得永久的悔》也是一天创作出来的，他的速度和效率是毫不含糊的，别人以此为怪，他自己却颇有点沾沾自喜。小朋友们有人说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自己也觉得是说到了点子上，但相信自己并没有忘乎所以，胡作非为，相信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养生无术是有术》）

说是奇迹，其实也不奇。季羡林自有一套办法，来对付这些疾病。揭开季老的长寿之谜，原来他的长寿是因为他创建了一套长寿的思想体系，包括善待人生、珍惜时间、慎守善德、读书有用、珍爱自然、家国和兴、陶冶性情、颐养天年和长寿秘诀。他的长寿决不是仅仅“三不主义”所能够涵盖的。

1984年前后，季老分别从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的位置上退下来，婉辞不掉的客人以及来访者，往往排队等待和他一谈。在他的书桌上，永远摆放着一篇篇、一部部尚未完成的文章和著作，这一切，对于一位耄耋之年的老者来讲，实在是过于繁忙和劳累了。然而，说起来的确很奇怪，除了老年哮喘和白内障之外，事务如此繁忙的季老却一直保持着一副自称“顽健”的体格。进入90岁以后，季羡林屡次闹病，先是耳朵，后是眼睛，最后是牙，始终未息。耄耋之人，闹点不致命的小病，本来是人生常事，他向不惊慌，但不能不影响自己的写作，进度被拖了下来，不能如期完成。他自觉自己性与人殊，越是年纪大，脑筋好像越好用，于是笔耕也就越勤。他喜欢引宋代大儒朱子的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他认为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二是要惜光阴。到晚年，季羡林成了

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

他对老年，甚至对人生的态度是道家的。陶渊明有一首《神释》，其中有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季羡林很欣赏这几句话。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自警诗，他也很欣赏：“蚕老茧成不庇身，蜂饥蜜熟属他人。须知年老忧家者，恐似二虫虚苦辛。”

“养生无术是有术”

季羡林的情趣怎样呢？他自认为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将近百年以后，到头来自己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那一套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他也曾幻想过，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他没有改变，仍然是忙忙碌碌，整天连轴转，“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自己感到可叹亦复可笑！（《我写我》）

有人问季羡林，你健康长寿，精力充沛，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没有？

季羡林的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他有一个“三不主义”，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所谓不锻炼，绝不是一概反对体育锻炼，他只是反对那些“锻

炼主义者”，对这些人来说，天地，一锻炼也，人生，一锻炼也，好像除了锻炼，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他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工作，工作必须有健康的体魄，可以进行一定时间的锻炼，他自己年轻时喜欢打打乒乓球、游游泳，但也都不精于此道。但更为重要的是，工作必须有时间，如果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体育锻炼，而耽误了许多工作的时间，这有什么意义呢？

所谓不挑食是很简单的，容易了解，不管是哪一国的食品，只要是合自己的口味，他张嘴就吃，什么胆固醇，什么高脂肪，统统见鬼去吧。他反对那些买东西左挑右捡，战战兢兢，吃鸡蛋不吃蛋黄，吃肉不吃内脏的人，这样挑来挑去，结果胆固醇反而越来越高。季羡林在日常生活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平常以素食为主，偶尔吃点牛羊肉，到外边开会从来不挑食，什么都能吃，结果胆固醇从来没有高过。

所谓不嘀咕实指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从来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他对有人无病装病，有人无病却幻想自己有病，十分厌恶，看了感到别扭，感到腻味。（《养生无术是有术》）有的人买东西禁忌多如牛毛，这也吃，那也不敢尝。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的刀子还要消毒，这自然不在话下，而削了皮的苹果还要消一次毒，此时的苹果已经毫无味道了，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从前化学系有一位教授，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吃一顿饭用的数学公式之多等于一次实验。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每月饭费超过别人几十倍，而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人生之乐呢？季羡林心想，如果再

戴上放大百倍的显微镜眼镜，则所见者无非细菌，他还能活下去吗？

至于我自己呢，我决不这样做，我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凡是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我就吃，不好吃的我就不吃，或者少吃，卡路里、维生素统统见鬼去吧。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再辅之以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了。脑勤我认为尤其重要。如果非要让我讲出一个秘诀不行的话，那么我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要让脑筋懒惰，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老年谈老》）

季羡林深知自己已是老年人，所以也愿意观察许多别的老年人。他们中游手好闲者有之，躺在医院里不能动的人有之，天天提鸟笼持钓竿者有之，这样的人，他绝对看不起。他欣赏那些虽然已经寿登耄耋，年逾期颐，已经向着白寿甚至茶寿进军，但仍然勤勤恳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人。季羡林认为，人上了年纪，有点这样那样的病，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用不着大惊小怪。他不想做长生梦，对老年，甚至对人生，他采取的态度是道家的。他的具体态度和立场是：

我已年届耄耋，但是，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二十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

这种对生命的态度完全是道家的，但他对工作的态度却是儒家的，

这是他 80 岁时的夫子自道：

我一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看法：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却不是为了吃饭。到了晚年，更是如此。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对人民对祖国都还是有利的，不管这个“利”是大是小。我要把这些工作做完，同时还要再给国家培养一些人才。我仍然要老老实实干活，清清白白做人；决不干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要尽量多为别人着想，少考虑自己的得失。人过了八十，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写文章决不剽窃抄袭，欺世盗名。等到非走不行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坦然离去，无愧于个人良心，则吾愿足矣。
(《老年谈老》)

对待名利，季羡林采取道家的态度，是超脱的，他是陶渊明的信徒，陶渊明的四句诗：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成了他的座右铭。(《养生无术是有术》)名缰利索，对他毫无诱惑力。而对待工作和事业，则采取儒家的态度，是进取的。这也可以说是儒道互补吧！

1993 年，是季羡林一生最辉煌的年份之一。在这一年，求全之毁根本没有，不虞之誉却多得不得了。这些名誉压到他身上，使他

一时无法消化，使他感到沉重。有一些称号，初戴到头上时，他自己都感到吃惊，感到很不习惯。12月30日，他获得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国家图书奖一等奖两项：译著《罗摩衍那》和《大唐西域记校注》。这次评选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中包括文、理、法、农、工、医以及军事等方面共计五十万多种图书中，在中宣部和财政部的关怀和新闻出版署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国七十多位专家的认真细致的评审，共评出了国家图书奖四十五种。这个比例数字，足以说明获奖之难。季羡林自始至终是评委，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同获奖有份，结果是有两部书获奖。听到消息之后，他在小组会上要求撤出自己的那一本书，评委们不同意，他只得以不投自己票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得了奖，要说自己不高兴，那是矫情，是虚伪，为他所不取。但他更多感到的是惶恐不安，感到惭愧。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书没能评上，自己却一再“滥竽”，这只能算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幸运。（《新年抒怀》）在这样的全国大奖面前，他没有被鲜花和赞誉冲昏了头脑，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朝气，加大自己的工作量，来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季羡林深知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漫长的人生征途上，他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坎坷辗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也曾得过意。也有四处碰壁五内如焚之时。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一戴上“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奔来。有诗说“儒冠多误身”，一戴上儒冠就倒霉，“诗必穷而后工”，连

作诗都必须先“穷”，“穷”主要是指倒霉，不是指没有钱。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但中国知识分子又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痛快淋漓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心声。然而知识分子的感情又特别细腻、敏锐、脆弱、隐晦，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时自高自大，有时又自卑自弃。（《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总之知识分子的优点和弱点都是非常明显的。

季羡林既然深知知识分子的弱点，就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他很重视修身养性，认为对个人来讲，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一个人的修养到平天下，是儒家学说终极关怀的一部分。小时候，季羡林上过“修身”课，现在没有这门课，他感到非常可惜。最近几年，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搞了修身运动，季羡林非常高兴。为什么要修身呢？季羡林认为，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动物只有本能，它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人是有理智的，比如吃东西，如果另外一个人比你更需要这份食物，那么在人性的支配下，人会把东西让给更需要的人吃。（《在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研讨会上的发言》）而人之理智也需要靠修身养性来加以培养。

季羡林的忍让、宽厚是学术界熟知的，真正具有一种大家的风范。他的忍让和宽厚没有艰苦的修身养性是绝对做不到的。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季羡林全家和睦，是朗润园里有名的五好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相亲相敬，从来没有吵过架。那是老祖在世的时候，有一次晚间停水，忘了关好水龙头。家里人都熟

睡之后，水来了，水池子堵塞，水全流到屋子里，“水漫金山”了。早晨起来一看，屋内到处是水。用电话通知了助手李铮，李铮很快赶来了。只见季羨林站在水里，一簸箕一簸箕地往脸盆里舀水，他已经倒了好多盆了。放在地上的报纸已经湿了一些，但还算万幸，并未波及书架上的珍贵书刊。一家人在李铮的帮助下，好歹收拾干净利索了，当天家里比较肃静，季羨林只是默默不语，没说过一句埋怨的话。第二天，全家又有说有笑了。

另一个例子是，有一次季羨林应邀参加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是在长江中的一艘豪华客轮上召开的，会议安排在重庆参观一天。但季羨林在京有一个重要的外事活动，只匆匆参观了一项画展就在午餐后搭机回京了。正好邀请单位的一个负责人也要回北京，也同机返京。季羨林、李铮和这位负责人都坐在头等舱里。可下飞机时，普通舱乘客先下，头等舱后下。因为是最后下飞机，机场专用大轿车里已经挤得满满的，等李铮和他上车时，车里几乎无立锥之地。来机场接季羨林的人和李铮都急得不得了，张开双臂保护季羨林，生怕别人挤着老人，也怕老人站不稳。李铮一眼看见那位负责人乘上小汽车飞驰而去，自然十分气愤，而季羨林则自始至终沉默不语，别人说些气话，他也只微微一笑。是不是季羨林就脾气好到这程度，一点脾气也没有呢？也不是的。有一次，李铮陪他去广州开会。会后组织参观，大家兴致正高，只见来了一些外宾，这时一个年轻人挤到前边，想推开靠近展品玻璃柜台的季羨林。这时他一改往日那慈祥和善的面容，厉声质问这位莽撞的年轻人：“推什么？洋人来了，我就该躲到一边去吗？”他维护的是一个中国人的尊

严。同样的事还发生在澳门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会议的参加者来自四面八方，主持者对洋人的过分热情引起了季羡林的强烈反感。开幕式那天，全体与会者都着西装，季羡林却偏偏一身中山装坐在主席台中间，大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知底里的人面面相觑，季羡林的解释是：我识人识事是非常仔细的，我这是有意而为之。（许明《心宇浩茫示苍生》）从这里可以看出，季羡林的忍让和宽厚，并不是无原则的。能做到这一步，确实是长期修身养性的结果。

季羡林的宽厚并不限于对家人和友人，有些陌生人找到他，求这求那，他也是宽厚相待。许明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

我正在与季老谈事的时候，闯进一个东北来的年轻人。他的热络，对季老的亲近，弄得我不好意思将未说完的话说完。我只好静静地坐在一边。机灵的年轻人毫不客气地让我拿着他的相机，替他与季老留影。我当时有些木讷，在他不容置疑的指挥下，按了好几下快门。随后，他又缠着季老，要季老对录音机说几句。季老推托再三，场面有些尴尬，但拗不过这个年轻人的坚持，季老只好对着塞上来的微型话筒说：“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很粗浅的……”终于，季老拒绝了这个过分热心的青年题词的要求。我开始对这个来路不明的“记者”怒目而视了，最后他悻悻地走出了门。季老其实并不认识这个人，他只不过曾经来过一封信，说他是中国文化书院第几期的学员。季老说，这样的外地青年，愿意学中国文化，我又是文化书院的导师，不好推辞啊！（许明《心宇浩茫示苍生》）

对陌生人的这种宽厚，不知发生过多少次。而这无数的宽厚，又占

去了他多少宝贵的时间啊！但愿这些陌生人，不要辜负了他的宽厚和恩泽，也能为中国文化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坐拥书城的快乐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生活中最大的情趣，一是看书，二是看书，三还是看书。

季羡林坦诚地说，古今中外都有一些爱书如命的人，他愿意加入这一行列。在他看来，书能给人以智慧，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希望。当然，书也能给人带来麻烦，带来灾难。在“文化大革命”中季羡林以收藏封资修大洋古书籍的罪名挨过批斗，但他“死不改悔”，仍然藏书爱书如故，几间大房子都已填满了书。（《我和书》）

季羡林的书斋是非常大的，大小房间，加上过厅、厨房，还有封闭起来的阳台，大大小小，共有八个单元。册数没有人真正统计过，他自己说总有几万册吧，有人估计大概有六万多册。在北大教授中，“藏书状元”他是当之无愧的。在梵文和西文书籍中，他有些书是堪称海内孤本的。所以他虽然不以藏书家自命，但坐拥如此大的书城，心里总不免有沾沾自喜之情。（《我的书斋》）

这些书都是季羡林的朋友，而且是密友。他兀坐书城之中，忘记了尘世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怡然自得。以世界之广，宇宙之大，此时只有他和他的书友在。每一本书似乎都认识他，他一走进书房，书们立即活跃起来，他仿佛能听到它们向他问好的声音，仿佛能看到

到它们向他招手的情景。窗外虽有粼粼碧水，丝丝垂柳，阳光照在白玉兰花那肥大的叶子上，连这些平常最喜欢的东西，也都视而不见了；连平常喜欢听的鸟鸣声“光棍儿好”，也听而不闻了。（《我的书斋》）

有些青年人，看到季羡林有这么多藏书，瞪大了吃惊的眼睛，问他：这些书您都看过吗？季羡林坦白地回答他们，他只看过极少极少的一点。书友们每一本都蕴含着无量的智慧，这智慧，他是能深深体会到的。读过的书自然给他智慧和力量，而没有读过的那些书，好像也不甘落后，它们不知是施展一种什么神秘力量，把自己的智慧释放出来。如果能有“天眼通”和“天耳通”的神力，他自信会成为世界上古往今来最聪明的人，他愿意为此而努力去修持。（《我的书斋》）

那么要那么多书干什么呢？季羡林自己不清楚，也说不清楚，但是，他相信“开卷有益”这句话。他非常欣赏鲁迅所说的“随便翻翻”，鲁迅之所以能博闻强记，博古通今，与“随便翻翻”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必须及时得到信息，只有这样，人才能潇洒地生活下去。读书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源。读什么样的书呢？季羡林主张专业书当然要读，专业以外的书也应该“随便翻翻”。知识面是越广越好，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否则很容易变成鼠目寸光的人。而鼠目寸光的人不但不利于自己专业的探讨，也不利于生存竞争，不利于自己的发展，最终会为大时代所抛弃。（《开卷有益》）

在自己的书斋中，季羡林畅快地进行着自己的精神之旅，他相

信自己会同书友们自由地互通信息，互通思想，交流感情，自己的书斋会成为宇宙间第一神奇的书斋，到那时，岂不猗欤休哉！（《我的书斋》）

猫 趣

季羡林从小就喜爱小动物，觉得同小动物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它们天真无邪，率性而行；有吃抢吃，有喝抢喝；不会说谎，不会推诿；受到惩罚，忍痛挨打；一转眼间，照偷不误。所以同小动物在一起，他心里感到坦然、怡然、安然、欣然，不像同人在一起那样，应对进退，谨小慎微；斟酌词句，保持距离；感到异常地别扭。（《老猫》）人们对他小时候对小兔的兴趣还会记忆犹新，而到老年，他更喜欢养猫了。

将近三十多年前，季羡林开始养猫。第一只猫起名为虎子，是一只最平常的狸猫，身上有虎的斑纹，颜色不黑不黄，并不美观。它有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虎虎而有生气，因此起名为虎子。虎子脾气也暴烈，不怕人，谁想打它，不仅不回避，而且要向前进攻，声色俱厉，谁得罪了它，永世不忘。后来，除了家中老祖、老伴和他自己以外，无人不咬。

1981年，季羡林又要了一只雪白长毛的波斯猫，因为是洋猫，起名为咪咪。咪咪一进门，就被虎子看作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虽没有什么奶，却坚决要给它喂奶。季羡林吃饭时，弄点鸡骨头、鱼刺，虎子自己蹲在旁边，瞅着咪咪吃，从不与它争食。虎子还会从外面